

夏至人间「一阴生」

□仇进才

夏至与冬至就像天地一呼一吸的转折，极为醒目，在二十四个节气中，最先被确立。公元前7世纪，古人用土圭测日影时发现它总在固定范围内移动，便以至远为冬至，至近为夏至。人与节气的初晤，就在“立竿见影”中完成。

至者，极也，一年之中夏至白昼最长。但，物极必反。有谚语道，“吃了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”，白昼如面，被黑夜一寸寸地嗦进腹中后，昼愈短，夜愈长。古时，昼与夜分别是阳与阴的象征，夏至也被称作“一阴生”。《夏至日作》道：“寄言赫曦景，今日一阴生”，诗人传话给盛夏，提醒它从这天开始，阴气就要开始萌动了。

这也是鹿角解、蝉始鸣和半夏生被列作夏至三候的原因。鹿角朝向前方，性属阳，夏至后阳气衰弱，鹿角开始脱落。蝉“生于盛阳，感阴而鸣”，那铺天盖地的嘶鸣不是为了给盛夏再添一把火，而是宣告一些细微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。此外，阴阳交济正便于蝉完成种族延续的使命，所以夏至的指挥棒一抬，雄蝉就鼓起嗓子高歌，以期获得雌蝉的青睐。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草药，当它从沼泽与水田里探出头来，便意味着仲夏已至，夏天最大功率地释放出热力，往后阳衰阴盛，秋意就要随风潜入夜了。

阴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熠熠生辉的明珠，古人借此认识、阐述了日月交替和世界运行的道理，也让身心起居都与天地万物达成了巧妙的呼应。恰巧，夏至往往还邂逅开镰收麦，靠天吃饭的古人便把夏至的地位抬得很高。

自周以来，就有夏至祭祀神灵的习俗，以求消弭饥荒疫病。古人会摘些饱满的麦穗，放在祖先牌位前荐新，或是用新麦做成馒头、饺子等面点去供奉，即“过夏麦”。汉代以后，夏至成为法定节假日。宋代《文昌杂录》中记载：“夏至之日始，百官放假叁天。”这份对夏至隆重的待遇，是一个农业大国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情的礼赞。

休假在家，要用美食犒劳自己。古时，夏至和端午挨得很近，所以粽子在餐桌上仍占有一席之地。《荆楚岁时记》写道：“夏至节日食粽，周处谓为角黍，人并以新竹为筒粽。”白居易回味道：“忆在苏州日，常谓夏至筵。粽香筒竹嫩，炙脆子鹅鲜。”粽子和烤鸭一起，在唇齿间跳起鲜美的交谊舞，舌尖一卷，便勾起夏至古朴、丰盈的风雅。可惜，夏至的节日内涵淡化后，粽子成了端午的专属。

有了佳肴，也要有美酒。古人认为，夏至是阴阳此消彼长的序幕，所以格外注意扶阳抑阴。恰巧，肉白多汁、甘甜爽口的荔枝登上了舞台。据记载，饮荔枝酒能助长阳气。于是，夏至的喉头也有了余韵悠长的“一阴生”。屈大均在《荔枝酒》中写道：“夏至山枝与水枝，干林黑叶影离离……家家酒用品丸浸，一一津教玉液滋。味得烧春逾醅醖，陈经越岁胜醪醅。”一杯晶莹的荔枝酒，摇动了六月的几多风情。

曾见过一副对联，用“荔熟设厨”与“菊灰止蠹”作对子。后者意指用菊花和小麦研成灰，能防治蠹虫——这种生于阴暗潮湿之处的小虫子，是藏书家的心头大患。为了赶走它，人们会把满屋的书搬到庭院里摊开来晒。风翻动着书页，仿佛烈油般的阳气浇洒在书页上，让蠹虫溃不成军。

看来，有时“一阴生”并不讨喜。这也难怪，阳代表着积极向上、生机勃勃，而阴代表着沉郁、凋敝与萧索。

但人总有情绪低沉的时候，阴便如墨滴入水，氤氲出一些荔枝酒都无法消去的愁情。袁说友在《夏至日雨》中写道：“病躯无耐暑，老鬓不禁秋。”年迈的身体扛不住暑热，也禁受不住秋风萧萧，在万物向荣的夏天，他的心中却深深地涌动着悲戚。

张正蒙在《夏至对雨柬程孺文》中感叹道：“岁序一阴长，愁心两鬓知。”这“一阴生”的黯然神伤，宛若季节开出一剂清醒药，在热烈张扬的盛夏，保留下一份沉静，聆听岁月的悠长与深邃，让灵魂回归清寂与坦然。

于是，夏至还多了一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哲思。



父亲节纪事

□张泽森

父亲节这天，我拒绝了朋友的钓鱼邀约，推掉了同学的聚会酒席，和老婆、孩子一起回老家过节。我们给父亲买了一件夹克衫和一件衬衣，又买了猪头肉、小龙虾、花生米等父亲喜欢的酒肴。

其实，我住的小城离老家不到100里路，开车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，但平日里许多乱七八糟的事，加上我比较懒散，所以很少回家。

沿途是金黄的麦田，大型收割机正在田间轰鸣，忙着收割小麦，这美景真的很治愈人心。自从老家用上了收割机，每年的麦收，父母都不让我回家帮忙。

开着汽车，不一会就到家了。家里的大门紧闭，铁锁牢牢地挂在上面，我猜父母去了田间，为了给父母一个惊喜，没事先打电话告诉他们。我从门缝里望进去，发现院里杏树上的杏子已经变黄，房檐下堆着刚收获的麦粒。我掏出电话打给父亲，可是没人接听。恰巧邻居王奶奶听见动静走了出来，从她那里得知，父母早晨四点就去地里浇刚种下的玉米了。

以前，我干过农活，懂得“三秋不如一夏忙”的道理。麦收又叫“双抢”，也就是抢收抢种。记得父亲说过，割小麦就是“龙口夺粮”，如果不抓紧时间，晚割一个时辰，就有可能因为天气原因让全年的努力付之东流。再就是抢种，麦收后要种夏季玉米，如果种晚了，不仅减产，还会影响下季小麦的播种时间，所以叫抢种。

我将车停到地边，看见母亲正拿着水管浇地，父亲则拖拽整理水管，两人的身上沾满了泥水。父母可能过于专注手中的活，并没有发现我们。儿子从车上跳下来，跑着奔向田里，一边跑一边喊着爷爷、奶奶。

父亲发现了跑向自己的孩子，抡拳两只泥手想去拥抱，又怕弄孩子一身泥水，两难时，孩子一下子抱住了他。父亲很高兴，用满是泥水的手指在孩子的脸上点了几下，孩子的脸立刻变成了“大花脸”。母亲见状，一边埋怨父亲，一边喊着孩子赶紧洗脸。

母亲害怕毒辣的太阳晒黑了她的宝贝，不一会拽着孩子走了。父亲接替了母亲的工作，我则接替父亲拖拉水管。一开始，父亲让我也回家，看我非要留下，便不再坚持。我把一支烟点燃，送到父亲口中，父亲一口吸去了半截。他含着剩下的烟，双手抱着水管在烈日下站着，秃了的头顶泛着金光。父亲的身子明显没有先前挺拔，毕竟是70岁的人了。

由于气温高、井水凉，水管“出汗”，弄得我两只手上都是泥水。随着气温越来越高，汗水流进了眼睛，我用手擦拭，弄得满脸泥浆。父亲看到我的狼狈样，让我去洗脸，并再次让我回家。我是来陪父亲过节的，怎能留下父亲一人干活？

终于，母亲骑着电动车载着孩子来送饭了。我让父亲停下机器吃饭，但父亲说人可以歇，但机器不能停，后面还有好几户等着用机井，今天必须把这块地浇完。母亲从父亲手里接过水管继续浇地，并说自己在家里已经吃过了，让我和父亲到地头的树荫下吃饭。

儿子早就铺好了塑料布，冲着我们喊：“野餐开始了。”塑料布上，摆着一袋猪头肉、一袋花生米、半碗酱腌咸菜，还有几瓶啤酒和雪白的馒头。我们席地而坐，我把啤酒打开，递给父亲一瓶，儿子从电动车上拿来一瓶可乐。我们开始了“野餐”。

儿子把可乐瓶和他爷爷的酒瓶碰了一下，说：“祝爷爷节日快乐。”父亲拿着酒瓶，疑惑地问：“今天是什么节？”“父亲节啊，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就是父亲节。”父亲听了，直夸着懂事。说完，一仰脖，半瓶啤酒喝了下去。我赶紧把烧肉往父亲眼前挪了挪，父亲却拿了块咸菜丢进嘴里，说：“流了一上午汗水，还是咸菜过瘾。”父亲又咽下一口馒头，说：“你们没事就别往家跑，我和你娘身体都很好。开着车一来一回，不用喝油？”我还没有说话，父亲继续说：“今后回家也不要买东西，现在日子好了，吃穿不愁，领着孩子回来，比买什么都好。”

在回去的路上，看着后备箱装不下放到座椅上的黄瓜、小葱、杏子，我的眼眶有点发热。父母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我们真应该像歌里唱的那样“常回家看看”。